

父亲的年货

□赵明宇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情，一年难得遇上三五次，听父亲讲故事就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村里人喊我父亲王大编，父亲也不急，笑着说，你也编一个试试。家里缺吃少喝，大家都在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父亲却笑眯眯地讲故事。

尽管父亲讲的故事有好多编的成分，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听。村街老槐树下，打麦场上，我们围坐父亲身边，听父亲讲杨六郎、岳飞的故事，讲刘邦打败项羽的故事。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讲故事很注重细节，把大道理用精彩的细节诠释出来，生活化了。比如我吃饭总是剩下饭根，父亲就讲岳飞大战金兀术，吃饭的时候把

碗舔得干干净净。岳飞说，不剩一个米粒才能打败金兀术。我听得睁大了眼睛，改掉了坏习惯。

我不喜欢姥姥来我们家。姥姥年岁大了，总是絮絮叨叨。父亲就给我讲刘邦摸鱼。有一次刘邦去姥姥家，路过一条河，就在河里摸了一条大鲤鱼，给姥姥炖鱼汤喝。姥姥摸着刘邦的脑袋，说他是懂事儿的孩子，教给他一门绝技，足以天下无敌。

我问父亲，你从哪里知道这么多故事？父亲打开我们家的小书柜，指着一摞子书说，刘邦、项羽、岳飞、杨六郎，都住在这里面呢！以后你上学认字，就不用听我讲故事了，这些书本讲得更精彩。那一年，我八岁，正是上学的年龄，对书和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去镇上，舍不得吃饭，

把吃饭的钱买成书，回来慢慢阅读。他说，再好吃的东西，过过嗓子眼就没了。买成书，放在枕头边，什么时候都可以看，长知识。

雪花飘，年来到。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准备着赶年集、买年货了。父亲卖了一只羊，跟母亲说，这些钱，够我们过年了。

父亲牵着我的手去赶集，有人跟他打招呼说，王大编，你买鱼还是买鸡？父亲笑笑，鱼有什么好吃的，鸡有什么好吃的。

镇上人山人海。我的小伙伴们都买了鞭炮，还有花花绿绿的彩花和糖块。我也要买，父亲却拉着我的手去书店。父亲只给我买了几块糖，剥一颗，塞进我嘴里说，买鞭炮是为了听响声，花了钱，响一下，闪一下就没了，糟蹋钱。咱不买，别人放鞭炮，咱依然可以听。买成书就不

一样了，能保存一百年，你看，我看，大家看，啥时候想看都可以。

父亲买了一摞子书，喜滋滋地拉着我回家来。走在村街上，别人见了不解，父亲像个孩子，乐颠颠地说，我这年货，比你们的年货金贵呢。到晚上，家家户户燃放鞭炮，一个个鞭炮在我们头顶上炸响，还有烟花在夜空绽放。父亲拉我上房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说：咱一样看烟花，一样听鞭炮呢！

过年这一天，父亲还把书借给别人看。母亲说，咱们花钱买的书，咋能乱借？

父亲说，人家买的鞭炮，咱听响了，就该把书借给人家看。他的鞭炮响一下就没了，咱这书，他看完还要还给咱呢！

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

别动母亲的衣柜

□蔡源霞

那天，经朋友介绍，在网上学习了《怦然心动整理法》，然后我从家里整理出十袋没有用的“垃圾”。如同文章里所说的，这整理的不仅仅是家里的空间，还包括心情。当那些旧物扔出去以后，我仿佛获得了重生一般。

想了想，我又坐公交车回了娘家。要说喜欢收拾旧物件，谁也比不上母亲，我敢打赌，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肯定都有一部分还在。

母亲听说我是来帮她收拾衣服的，倒是挺开心的，可当见我的一些衣服往垃圾袋塞的时候，便惊慌失措地过来护着，说：“这些衣服都好好的，扔了多可惜呀！”我无奈地看着母亲，耐心地说：“妈，有些东西该扔就得扔，要不您活得累呀？”然后拿起一件小背心说：“您看这背心，我上初中的时候穿过的，您还留着，难道我还会穿吗？这是浪费衣柜的空间。”

母亲把小背心拿过去，感慨地说：“你还记得不，那年你身体不好，总是感冒，我便给你缝这个背心，自那以后你

就没再感冒了。”我顿时无言以对，至今我都非穿背心不可，如果没穿的话，还是会感冒。我只好又拿起一件大衣说：“这大衣是谁的，这么土的样子，留着干吗？”母亲没好气地从我手上抢过去说：“这是你爸的，这件衣服比你年纪还大呢，这可是你爸结婚的时候穿的……”原来这件衣服别有意义啊，我只好放弃。

接下来，我刚拿起鞋，母亲却又接过去道：“旧鞋穿得最舒服，小时候新鞋你都不穿。”我拿起毛巾，母亲说这毛巾我小时候最喜欢，只要她一出门，我就抱着毛巾睡觉，她都舍不得当抹布用，哪还能扔了。我要扔那个用了N年的床单，母亲还是舍不得，说这床单是当年她走了好几公里路去镇上买的，特意买的我喜欢的粉红色……看着一床的物品，我轻叹了一口气，又一样一样地放回了衣柜，在一旁的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母亲的衣柜，因为那不是旧物，那都是母亲的历史和情感，那都是沉甸甸的往事和爱，它们已经深植于母亲的心里，无法剥离。

这就是岁月

□武兆祥

二十年前，“我家门前有座山，村西边有条河”是我经常挂在嘴边对爱人说的一句话。爱人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在来南京上学之前没有见过山，没有蹚过河，所以我口中的这样有山有水的地方是她所向往的，对来我们家也是充满期待的。

终于，在那个毕业的夏季，我们一起打包，背起行李，坐上大巴车从县城再转坐小面包车在村前下了车。爱人迫不及待地问我：“山呢？河呢？”我指了指村前的那座土丘，再遥指了村西：“都在，别急，先歇歇脚，明天带你去爬山，去蹚河。”

在爱人的印象中，我所说的有山有水起码是书中描述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这样的小

土丘，这样的小溪流，这哪是山，这哪是河啊！当我带她“爬完了山，蹚过了河”后，爱人来了一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就差一句“你骗我”没有说出口。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曾经，春天的时候，爱人带上女儿和邻里的孩子一起去爬山，采野花；曾经，夏天的时候，爱人拎起竹篮，拿着棒槌，挽起裤管去溪边洗衣服。

如今村子没了，我们举家搬进了县城。有时回乡下看望老人路过老家时，那种“物非人非”的感受，难以言表，只是那“山”还在，那“河”还在。

偶尔，发现爱人写点东西或者和朋友交流的时候，也常说：“我家门前有座山，村西边有条河。”

人生没有几个二十年，这就是岁月。

微观

○○○

一人一半

马云龙

大风降温，我和六岁的女儿都感冒了，两人一块儿头晕发烧流鼻涕。我冲了一大杯感冒冲剂，把其中三分之一倒到女儿的小杯里，递给她：“来，喝了就好了，咱俩一起喝——干杯！”

女儿接过去闻了闻，皱着眉摇摇头，把杯子又放到桌子上。

无奈我拿来两块糖，一个杯子旁边搁一块，说：“快喝，这是咱俩必须完成的任务——喝完咱们就可以吃糖啦！”

女儿萎靡的小眼神儿终于亮了一下，慷慨地说：“嗯妈妈，咱俩一人完成一半任务吧！”

“真乖！”我一看这招奏效了，赶紧端起大杯准备往女儿小杯里再倒一些。女儿急忙拦住我，说：“我说的是：你负责喝这两杯药，我负责吃这两块糖！”

温柔的力量

吉不二

我佩服的还是那种，本身特牛，却依然对世界友好，心怀善意的人。从不恃才傲物仗势欺人惹是生非，也有足够能力保护自己，主动来犯者虽远必诛，诛完继续做回老实人，柔软而坚韧。身怀绝技，却不炫耀锋芒，不释放戾气滥杀无辜到处惹人，说到底，温柔才是最大的力量，喜欢牛而温柔的人。

不过如此

翟杰

从诊室里走出来，我忍不住试探地咬了咬嘴里的棉球，凉飕飕的一阵麻木。虽然牙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疼了一个多礼拜，但之前一直没有勇气去拔掉它。一想到那闪着寒光的钳刀和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我都会泛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甚至想，只要躺在那里，只要大夫把工具伸到我的嘴边，我一定会昏厥过去。

有这么夸张吗？每次看我疼得龇牙咧嘴，又不肯到医院拔掉，妻子总是一脸的不解和不屑。真的不是夸张。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我有一颗乳牙迟迟不掉，同时又拱出了一颗恒牙。父亲将一把崭新的尖嘴钳在酒精里泡了一会儿，让我张大嘴巴，然后紧紧捏住那颗乳牙，猛一使劲，伴着我的一声叫喊，牙被硬生生地拽了下来。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说的“有一点点疼”，竟然是如此的撕心裂肺。当年拔牙的一幕如暗潮般永远留存在我记忆的海里，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只要一提到与牙有关的话题，我的心底便会腾涌出一朵朵惊心的浪。

女儿又劝又哄，甚至还用上了激将法：“跟您说多少次了，医生会打麻药的，根本就不会像您小时候那样残忍……这么大大个人了，还怎么做我的榜样啊？”我捂着疼得发肿的腮帮子，听着女儿柔中带刺的语言，终于下定了决心——拔！

牙拔完了，之前的种种担心自然成了一朵朵浮云，脑海里冒出四个字——不过如此。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青石街



凯钧·珂勒惠支木刻《母亲和孩子》

我的课堂

□梦莲

教室的上空跑着一片片多变的云彩，迎面涌来的不是小朋友画画的样子，就是家长们隔着玻璃期待的眼神。他们在周日的下午2点总是准点到，然后在黄昏里围着色彩斑斓回家或是去某家美味的餐厅填饱饥饿的肠胃。

当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变成学生名单上一篇黑乎乎的名字时，身为儿童绘画班老师的刘小美仍然记得许多生动的面孔和细节。刘小美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但因为个人爱好又阴差阳错地来到这家教育机构。小朋友们的年轻小生命带着纯真和热情，叽里呱啦地来到教室上课，手里握着最未知的好时光。在他们笔下，会是什么样的多彩世界呢？

刘小美扎着高高的马尾，穿着亮色衣服，挎着可爱的帆布包，一个青春又温柔的女老师，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她。这是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最初，她只是在一边维持课堂秩序，顺带着学习，后来就改成了授课。她没有想到的是，如今的家长是这么注重孩子的素质提升，竞争意识又是这么强。她只是简单地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插着梦想的翅膀，而画笔，就是他们创造小小世界的魔法棒。

全是小朋友的课堂秩序不好维护。这儿有个小朋友丢蜡笔，那儿有几个跑来跑去，一会儿又有

小朋友饿了要吃东西。但是，当课堂真正开始时，当画纸上出现了多彩的图案时，小朋友们安静又认真。有的还会探头探脑，偷偷看看旁边小伙伴的画纸。蜡笔涂抹下的世界，每一个都不同。他们的样子就像是小天使在人间，始终是课堂的主角。这时候，隔着玻璃的家长满意地看着自己孩子乖巧的样子，也迫不及待地想看一下他们到底画了一些什么。虽然期待，但是家长默契地等候在一墙之外，谁也不愿意打扰这个动人的画面。

随着“咔嚓——”一声，教室的门开了，急匆匆走进一个身材姣好的女子。她的大波浪轻轻摇晃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精准地走到一个乖巧的女孩子身边审视着她的作品，顺便扫视周围的画纸——没错，是一个家长。“兰兰，你看其他小朋友画得多好，你再看看你自己，这画的是什么呢！”这个妈妈拿起还在进行中的画纸，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全然不顾她大约5岁的女儿涨红了脸，拿着蓝色的蜡笔不知所措，默默地低下了头。周围响起了细碎的动作，但在刘小美的目光中渐渐安静了下来。

“跟人家多学……”“出去。”这位妈妈还没说完，便被刘小美的声音打断。“出去，小朋友画得怎么样和您没关系，这是我的课堂。”刘小美的声音凉了下来。